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二

錢塘 王琦 撰

詩文二十一首

贈李白　杜甫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贈李白　杜甫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疏食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彦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吟橘頌誰欲討蓴羹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

文獻通考杜子美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漁隱叢話學林新編曰或云杜甫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不無毀譽甫贈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咏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連翩益謂陰鏗何遜沈佺期宋之問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也　西溪叢話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馬鮑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揮麈餘話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詩也李太白取

用之杜子美贈太白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後人以為以此譏之然子美詩有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一聯已見晉書記載矣　顧修遠杜詩註解畢致中曰王荆公言子美贈太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鮑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又在庾鮑下矣荆公此說不惟不知太白庾鮑陰鏗亦不知少陵甚矣少陵解悶絶句曰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少陵嘗苦學陰鏗而不至太白則往往似之此少陵所以見太白而心醉也太白能兼昔人獨專之妙故其詩無敵于天下少陵欲與細論文正以此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杜甫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蔡侯静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
幾歳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冬日有懷李白　　杜甫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柳亭詩話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徐子能詩說曰李白天材甫雖稱其敏捷而于法律上有所未安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贊他極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于武后聖歷二年已亥子美生于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于人或稱官閥或稱爵里或曰文人或曰先生而

于太白輙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爾汝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然　漁隱叢話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学故子美云俊逸鮑参軍益有譏也琦按杜用古人詩句亦時有之如白雲巖際宿藍本何遜乃欲以此譏李恐無此自是非人之少陵　朱鶴齡杜詩註曰公與太白之詩皆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葢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于太白僅比于庾鮑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才疎此眞瞽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服諸家甚至則其推服太白為何如哉荆公所云必是俗子偽託耳　容齋隨筆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太白詩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眞踐此言時得灑掃撰杖屨于其側所謂不二

法門不傳之妙啟聰發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夢李白二首　杜甫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似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西清詩話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于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之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

傳神詩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葢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詩其尾聯云應共寃魂語投詩弔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葢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于當塗

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天末懷李白　杜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寃魂語投詩弔汨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杜甫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絶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乞歸優

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
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
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薏
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獨泣
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黄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
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
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本事詩李白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
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
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二十

韻備叙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金壘子杜少陵平生何獨于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有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遺鵩鳥獨泣向麒麟龝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意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為太白灑謗事具而情皦太白無濡跡于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云僕臥香爐頂飡霞飲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甚詳然不若杜詩之可攄盖親父不得為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他人譽之之為信也　王嗣奭曰此詩分明為李白作傳其生平履

歷備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之保身之哲公故為之剖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建辭醴梁獄上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相同總不欲使才人含寃千載耳盧世㴶謂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　仇滄柱曰按太白本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杜公向贈詩云飛揚跋扈為誰雄蓋恐其負材任氣至于僨事也後來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云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遥分龍虎旗又云二帝廵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是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殆所遭時勢之不幸耳少陵惓惓係念亦曲諒其苦心而深為之悲耳

不見近無李白消息

杜甫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滄浪詩話

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可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邂齋閒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忌是以庸俗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

蘓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以下三篇皆斷章

杜甫

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

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絶倒

計東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場者太白長句其源出于鮑照故言何劉沈謝但能五言于七言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如行路難之類方為妙絶耳公嘗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詩正稱其長也

昔遊　杜甫

昔者與高李（適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遣懷　杜甫

憶與高李輩（適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

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鶩空相呼容齋四筆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贈懷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與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也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迨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漁隱叢話藝

茺雌黄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白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云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又不獨飯顆山之句也予嘗考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别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畧不見此何也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賈至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
孤鴻落葉一扁舟

其二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
白雲明月弔湘娥

其三

江畔楓葉初帶霜渚邊菊花亦已黄輕舟落日興不盡
三湘五湖意何長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賈至

今日相逢落葉前洞庭秋水遠連天共說金華舊遊處迴看北斗欲潸然

雜言寄李白　任華

古來文章有奔逸氣聳高格清人心神驚人魂魄我聞當今有李白大鵬賦鴻猷文嗤長卿笑子雲班張所作瑣細不入耳未知卿雲得在嗤笑限否登廬山觀瀑布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余愛此兩句登天台望渤海

雲垂大鵬飛山壓巨鼇背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
拘常律振擺超騰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紙或興來走筆
手下忽然片雲飛眼前劃見孤峯出而我有時白日忽
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還知有任生未
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
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良久見說往年在翰林胸
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
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鴻對豪貴承恩召入凡幾回待

詔歸來仍半醉權臣妬盛名羣犬多吠聲有敇放君却歸隱淪處高歌大笑出闗去且向東山為外臣諸侯交迓馳朱輪白璧一雙買交者黄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測數十年為客未嘗一日低顔色八詠樓中坦腹眠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栁吳宫側緑水青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兼養閒可望不可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又聞訪道滄海上丁令王喬時往還蓬萊經是曾到來方丈豈惟方一丈伊

余每欲乘興遠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東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有人識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襆被金馬遂累而行出入燕宋與白雲為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碌碌者徒見三河之游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失虧成之

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舄之辭越仲尼之去魯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況小别乎請偕賦詩以見交態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集註卷三十三

錢塘 王琦 撰

詩文五十九首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

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仙官勑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茫乞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漁隱叢話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相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

微之
發也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江行無題　　錢起

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降太白才大語終奇

漫成　　李商隱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讀李白集　鄭谷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首留著人間伴月明

弔李翰林　曹松

李白雖然成異物逸名猶與萬方傳昔朝曾侍元宗側大夜應歸賀老邊山木易高迷故壠國風長在見遺編

投金渚畔春楊柳自此何人繫酒船

李翰林 七愛詩七首之一　　皮日休

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䰟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磥砢千丈林澄澈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觸天澤權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内署海岳甘自適刺謁戴接䍦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竟遭腐脇疾

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為辭鋒四海作胸臆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古意　　釋貫休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元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鏁五湖大浪如銀山滿船載酒撾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邉墳不是猶

醉卧

讀李白集　　釋齊己

竭雲濤刳巨鼇搜括造化空牢牢冥心入海海神怖驪龍不敢為珠主人間物象不供取飽飲遊神向元圃鏘金鏗玉千餘篇膾吞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二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

李翰林　　徐寅

謫下三清列八仙獲調羹鼎侍龍顏吟開鎖闥窺天近

醉卧金鑾待詔閑㩗隱不歸劉備國旅䰟常寄謝公山
遺編往簡應飛去散入祥雲瑞日間

經李翰林廬山屏風疊所居　許彬

放逐非多罪江湖偶不迴深居應有為濟代豈無才疊
巘晴舒障寒川暗動雷誰能續高興醉死一千杯

太白戲聖俞　一作讀李集效其體　歐陽修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太白之精下人間
李白高歌蜀道難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李白落筆生

雲烟千竒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宫娃扶来白
已醉醉裏成詩醒不記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
風寒山頭婆娑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寰吹笙飲酒紫
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空山流水空落花飄然已去流
青霞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李太白雜言　　徐積

噫嘻欷竒哉自開闢以来不知幾千萬餘年至于開元
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物為

形容何物為心胸何物為五臟何物為喉嚨開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燄萬丈凌虛空蓋自有詩人以来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霏千變萬化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縲絏當須犖犖不可覊乃知公是真英物萬疊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烏

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即酣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何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戚戚反効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李綱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佞諛驚怪惟怯應逃逋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束芻

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斁誰如吾

讀四家詩選四首

之一　李綱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明皇重其名召見如綺李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蔕脫靴使將軍故耳非為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沉吟紫芝歌緬邈青霞志笑着宮錦袍江山聊傲睨肯從永王璘此事不須洗垂天賦大鵬端為真隱子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題漢陽郎官湖　　夏　倪

太白當年夜郎謫一樽聊與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號自此名傳五百秋

讀李杜詩　　陸　游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窓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李翰林詩　　陳　藻

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

別無人物與形容

經采石渡留一絶句　吳璞

抗議金鑾反見仇一杯蟬蛻楚江頭當時醉弄波間月
今作寒光萬里流

白下亭　任斯菴

金鑾殿上脱靴去白下亭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漠後
何人來道梛花香見景定建康志

雜書　方回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陳腐餘

篇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于贈答篇肺腑露情愫何至

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馬用玉溪纂組失天趣沉宋非

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薩天錫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羣

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盲脫靴手汚蛾蹴踏將軍雄沉香

走白兎玉環失顏容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

紫髯手撚青芙蓉挂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濯足五湖水挂巾九華峰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爵懷正浩蕩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神光走霹靂水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天雲霧重我有一斗酒和淚洒天風

采石懷李白　　薩天錫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禿筆掃鸞箋錦袍日進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

祇應風骨蛾眉妬不作天仙作水仙

李謫仙　　舒遜

召對金鑾殿榮膺白玉堂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醉骨生疑蜕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月落照空梁

夜聞謝太史讀李杜詩　　高啟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烏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

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骨江海常憂饑二公高才且如此君今謂我將何如

弔李白　　方孝孺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非胸中湖海濶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頹扶不起脫靴力士秖羞顔捧硯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來長安吴明

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
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烟雲飛丈夫襟懷真磊
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
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其作我言李白
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
聲不揚黄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過采石弔李謫仙　　邱濬

蛾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洪濤生德色

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迴不羣
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　　邱濬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其東有峨眉之亭其西有謫仙之
樓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幾何
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饑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名竟何
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天地聲轟然長安市上眠不
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天枕地無人

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醴丘春酒甕此翁自是太白
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脚直駕長鯨歸紫
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月明

李太白　李東陽

醉别蓬萊定幾年被人呼是謫神仙人間未有飛騰地
老去騎鯨却上天

過采石懷李白　宗臣

閶闔天門夜不關酒星何事謫人間為君五斗金莖露

醉殺江南千萬山

其二

憶君乘月下金陵何處吳山不夜登一曲瀟湘秋萬里至今疑在白雲層

其三

楚水秋風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濤蛾眉亭下芙蓉色猶似當年宮錦袍

其四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挂綵雲愁醉来江底抱明月

驚落天心萬片秋抱字本音之外又有庖浮裒三平聲皆作引取義釋

其五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卧魚龍天風驅盡瀟湘色

祗為仙人破醉容

其六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楓好駐驂君跨長鯨去不返

獨留明月照江南

其七

采石磯頭望白雲青楓滿地落紛紛夜深吹笛江亭上明月窺人恐是君

其八

楚江南折是天門江上蛟龍日夜喧爲爾片帆開暮雨至今秋色鎖雲根

其九

短節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熟水

千秋風雨怨湘靈

其十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烟霞可憐一片寒江月猶為千峰護落花

采石磯弔李太白　王叔承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酎李白乘風夜上金陵船宮錦袍明浪花赤天子將袍覆酒仙沉香亭下百花前幸臣脫靴紫貂恥貴妃捧硯青娥憐詞成投筆六宮羨

教坊回首新聲傳一斗百篇猶未半零落風騷走江漢夜郎逐客潯陽囚一片青山魂爛漫山頭問月呼蒼旻笑傲萬古空無人古人既往君亦去盃中舊月年年新古今一明月大化同精靈人間傳羽蜕天上懸才名椒漿酹君還自傾釣磯采采如飛鯨安知太白不在此江東忽見長庚星

采石磯弔李太白　　梁辰魚

停橈磯下奠椒觴草木猶聞翰墨香飛燕已辭青瑣闥

長鯨自上白雲鄉他年有夢游天姥此夕無䰟到夜郎

西望長安漫惆悵金鑾春殿久荒涼

過南陵太白酒坊　　許夢熊

謫仙過日酒初熟此日猶傳新酒坊風度不隨茅屋改

山川時作錦衣香千秋客到千留佩一歲花開一舉觴

莫向斜陽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五君詠五首之一　　尤侗

酒星不在天謫向人間住玉環斂繡巾笑領春風句釆

石漾蘭舟足踏躚龍去却入廣寒宮醉倒珊瑚樹

七思 七首之一　尤侗

我思李供奉醉草金花箋玉笛媚新聲天香照嬋娟一朝夜郎去錦繡埋蠻烟惟餘一杯酒搔首問青天

讀李青蓮集　鄭日奎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矛英雄心䏠神仙骨溟渤為瀾天為高興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摧格律筆鋒縹緲生雲烟墨騎縱横飛霹靂有如懷素作草書

崩騰歷亂龍蛇攄更如公孫舞劒器渾脫瀏漓雷電避
冥心一徃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嵌空鬼母泣
千秋詞臣孰鴈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然如有淩雲思
便欲揮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讀李太白詩　　魏裔介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擲
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
曰浩然不秪為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奴視高

將軍才人豈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烟霧留滯東魯雲躡蹬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璘也實惷愚偶而被羅致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論詩絕句　王士正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藉貴勢出不

休顯戮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盖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眉山蘇軾撰

代人祭李白文

曾鞏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産萬物瑋

麗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于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儁偉飛黃駃騠軼羣絕類擺弃羈帋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鈎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兹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姑孰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李太白贊　　馬光祖

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仙之下墮驂雲霧而絶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將國論其與聞之奚兒女子之云云蓋其抱負霸王之畧或庶幾乎少伸手擕郭令公足蹋賀季真至乎奉珪印以贈之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為其道骨之可既詩思之不羣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百年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既極氣欝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竒矯矯李公雄盖一世麟遊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甕盎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歴夜郎心騰花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閟于黄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其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李白贊　　楊榮

匡廬之山神秀所鍾瀑布千尺宛然飛虹偉哉謫仙銀河在目咳吐天風燦然珠玉

補註李太白集序例　　蕭士贇

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與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于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冥思

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
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
巨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
綿所刋舂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
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録詩詞為祖甚而併
杜註内偽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
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為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
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為一註全集有賦八篇

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源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自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之棗者所望于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笑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

李詩選題辭

楊慎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卧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于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

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
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
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
碣記以爲廣漢人葢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
載考公之自序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
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
巖子隠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
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

人趙蕤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頲也頲薦疏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即其事也按太白上裴長史書所謂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長史者乃蘇頲也其廣漢太守不載姓名尋文索義自是兩人幷卷以廣陵太守即是蘇頲非是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曰國門遥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修唐書以白為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與山東

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為山東元稹之序亦由于倒讀杜詩也升菴外集一則亦引樂史李太白詩序云太白遊山水每以聲妓自隨慕謝安之風自號東山李白杜詩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今之淺妄倒改其字云云琦按今本樂史序中無此數語而覩顥序有開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之辭升菴蓋誤憶耳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序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

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為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為標也善乎劉子元之言曰作史者為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于今為王氏傳必曰琅琊臨沂人為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録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黄豈有世歷百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則是孔子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乎宋景文修唐書其

與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予故詳著而明辨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豈容喙哉吾友禺山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走共為詩者嘗謂予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而李何獨無之乃取集中膾炙人口者一百六十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愼題辭其端云

合刻李杜詩集序

王穉登

李杜詩無合刻刻之自許子元祐始既成問序于王子王子曰是烏可序乎非獨不可蓋有所不能且不敢也夫此光燄萬丈者誰何儈父偃然任爲噹矢哉曰柰何刻者一李而九杜耶學之者亦若是請問祖將誰左王子曰余曷敢言詩聞諸言詩者有云供奉之詩仙拾遺之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亦猶禪人所謂頓漸李頓而杜乃漸也杜之懷李曰詩無敵李之寄杜曰作詩苦二先生酬贈亦各語其極耳今試語杜之極如彤庭所分

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中丞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非夫所謂驚人泣鬼者哉斯蓋匠心獨苦而非不似從人間來也至如語李之極則如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東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若其言猶含霞吸月火食腹腸曉能貯此仙與聖頓與

漸之分何俟吏僕數耶然乃分路揚鑣或同一軌二先
生詩不同而語其極則一耳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
而木僵膚立學李者不含霞吸月而空疎無當是安得
為李杜為李杜罪人矣許子工于詩能去彼取此曷患
不李杜哉是刻既出二先生之集將同運並行且俾學
者各法其極不空疎無當與木僵膚立乎剞劂之功實
宏多矣余之序姑述昔人之論明刻者之旨以復許子
之問若曰評騭二先生詩是蛙坐井而談蒼旻廣狹鼠

飲河而測洪流淺深也則吾豈敢

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王穉登

古今論詩者自三百十九而後必遵李杜李才情俊杜才情鬱李情曠達杜情孤憤李若飛將軍用兵不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則蕭部伍嚴刁斗西宮衛尉之師也供奉讀書匡山鳥雀就掌取食散金十萬如飛塵沉湎至尊之前嘯傲御座之側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士哉當其稍能自屈可立躋華要乃

掉臂不顧飄然去之坎壈以終其身迨長流夜郎與魑魅為伍而其詩無一羇旅牢愁之語讀之如餐霞吸露欲蜕骨冲舉非天際真人胸臆疇能及此其放浪于麯生柔曼醉月迷花特託而逃焉耳予友劉少彝取李杜集合刻之前此非無合刻者然蒼素溷淆元黄雜遝箋註訓詁人自為政蒙茸猥瑣猶疥癘蟣虱使二先生之作不免珠殘玉碎未甞不扼腕欷歔掩卷太息少彝皆削去之正其舛訛定其真贋芟薙其重複釐雜品列昭

分諸體各以類從名曰分體以李序見屬展讀之際使耳目滌清神情開朗誠哉千古大快也予生平敬慕青蓮願為執鞭而不可得竊謂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軌轍合迹鞅轡異趨如禪宗有頓有漸難與耳食之士言也少爇工于詩清俊似太白沉鬱似子美故于二集恒津津焉此刻成而紙價當十倍矣予怪夫宗李者畫虎難成妄加訾議指永王璘之事為從逆嗟乎禄山簒亂翠華西幸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

于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倡忠烈恢復神器不使
未央井中璽落羣凶手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識郭
令公于行間卒復唐祚甫雖間關行在流離秦隴非不
謂忠然視白之功眇矣夫璘非逆而從璘者乃為逆乎
王維亦嘗陷賊以凝碧管絃詩獲免青蓮故不幸而羅
銷骨之口豈不寃哉予序其集而并論其人若此少彝
以為然與否耶

合刻李杜分體全集序　劉世教

自三百篇後學士大夫稱詩之盛前無踰漢而後宜莫唐若開元天寶間隴西襄陽二先生出遂窮詩律之能事觀于是止矣是二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橫絕來禩同坎壈弗得志又無弗同顧千載而下使人披其編想見其為人若隴西不勝樂而襄陽不勝憂者何也隴西趨風風故蕩詄出于情之極而以辭聲者也襄陽趨雅雅故沉鬱入于情之極而以辭怨者也趨若異而軌無勿同故無有能軒輊之者盖自唐以後諸尚論之士

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追近世瑯琊長公而二先生之論始定顧隴西好稱古調其于近體若雅意所不屑而襄陽沾沾此技篇什最稱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調者然隴西之于古離之不啻逺而襄陽象貌色澤猶若未盡澌滅也者是又二先生同異之微指可觧而不可觧者也於戲當漢盛時子虛之賦奏至使人主兾幸同時而慮不可得而是二先生者俛遇而俛失之終其身抑塞而弗獲少信彼中郎大中文園都尉諸人即遇合雖殊要

之無一廢棄者胡二先生之湮沒甚也蓋觀漢諸君子之無失職而知其時人無弗盡之材觀二先生之失志而知其時材多未盡之用此固當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亂之睽也其故蓋難言之矣不佞少習其言薄有當陽之癖而不無憎其編次之淆雜時從藏書家詢求善本弗可得每讀昔人所箋詁往往未終簡而輙棄去竊不自量閒嘗區分其體裁擬盡蒐諸家訓詁之籍筆削為一家言方屆首俗業困京兆者十年已困公車者又

十年鉛槧屢更殺青未竟客歳南邁從子鑒進而請曰先生必將箋而後行乎夫解者之不必箋而箋者之不必觧也于是相與謀之梓人而二豎肆眚乃與友人姚君孟承徃復參訂始克卒業諸所釐正頗極苦心語具凡例中再逾年始獲竣事輙論著其事質諸同好夫自二先生分轡而馳而士各以其質之所近尸且祝焉有能袷享一堂之上者吾未見其人也今而後庶幾有並擷其精而上探盛漢以直遡風雅之緒者必自玆籍始

矣萬歷元戥困敦夏六月朔平原劉世教序

又　劉鑒

予伯父少彝先生刻李杜分體全集役將竣客有以私問者曰青蓮少陵兩公並為詩壇不祧之主固也然而飯顆之逢陰鏗之擬爾時兩公相輕已甚自唐迄今賢豪揚扢左右互袒幾成聚訟意者都宫南面各全其尊而埒享一堂吾未見靈之妥也夫詩之合離主興象不主體裁篇之瑜類徵識力亦徵齒候昔人編年不為無

據刕二公集中一題而古今具體詎容擘裂今妄顧原
本惟體之從分則分奚奈剥膚何予曰唯唯否否客曙
其一未曙其二夫塤篪異竅而叶奏圭璧殊制而儷珍
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李杜齊名光燄千古後之君子誰
能軒輕即或偏嗜者畸贊顓詣者誃詘抑何關兩公之
殿最耶至如杜之推李傾倒鄭重曾見篇什李之心服
寧自口出偶摭一語謂其相輕二公有知政堪頤解夫
詩有古近律絕體莫備于唐代而妙莫兼于兩公第世

行本少有善者編年雜陳作者之心目交眯分類紊亂作者之形神不湊衷而裁之無如分體雖然更有說焉太史公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予伯父固云李源風杜源雅相提而論乃知兩公之詩體從風雅出而情從憤入矣李何憤憤宮鄰之階厲杜何憤憤皇輿之游傾然青蓮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也少陵驪山洞房等詠匪風下泉之思也具存君興國發于性情心術之隱者夫既合不翅合而或風或雅互

為經緯非古近殊體幾于分無可分伯父殫二十餘年
丹鉛之功于二集而以纂次當窮愁之著書史遷所稱
發憤述之于作將無同予哉而予猶規規然猜其後吾
亦謂予望洋向若不免見笑于大方之家客啞然謝去
書成爰誌其語于末簡

又

李維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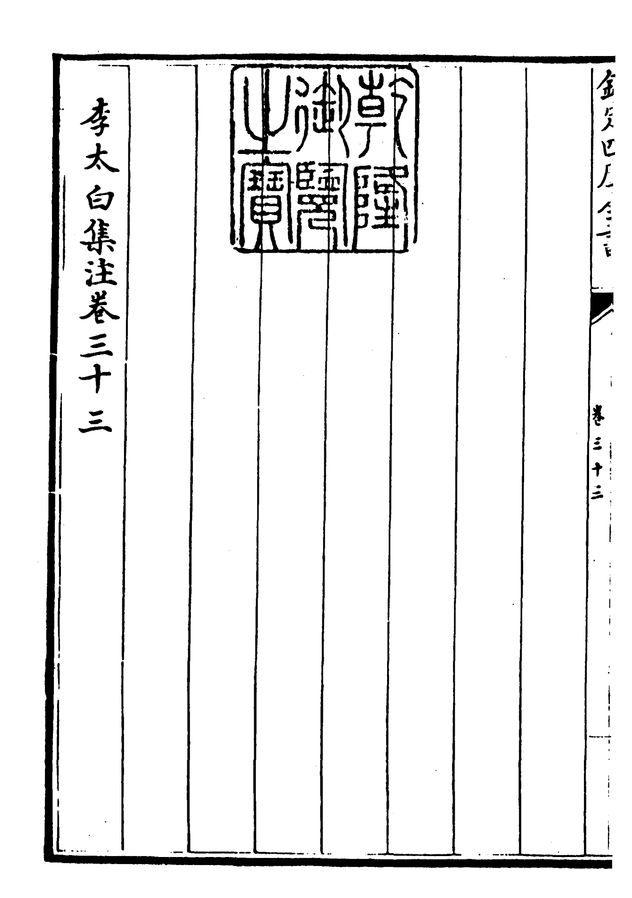
鹽官劉氏世紹雕龍之慶而孝廉少彝著名文苑最早
其于供奉工部二家討論窮精葢垂二十年二家分體

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諸體分而先後仍本編年古賦及雜文如之其體則古近律絶各以類從而删長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誤入者黜之其確為二家所作而偶遺者收之其本古體而誤入律及二家自註誤入目中若字句之訛音釋之謬者更之其諸家註與評不盡佳可筆則筆之可削則削之校雙譩譊幾無纎微憾而要領莫重于分體矣盖論二家者楊誠齋以李為神如列子御風無待者也以杜為聖如靈均乘桂舟駕玉車有

待而未嘗有待者也久矣而體未分也王弇州以李五七言絶為神七言歌行為聖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歌行為神七言律為聖而總論二家五言古選各有所宗所主所貴體分矣而體所從來未晰也少彝以李好稱古于近體若不屑而于古離之不啻遠杜若不屑古而氣象色澤若未盡離李趨風故詄蕩杜趨雅故沉鬱即弇州亦言讀李使人飄揚欲仙讀杜使人情事欲絶第就歌行一端論而少彝則以全集舉矣夫詩至唐而

體備體至李杜而衆長備而李杜所以得之成體者則本三百篇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後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是以學李學杜往往失之少蘗爲之分體直指其本于風雅學人得所從來可以爲李可以爲杜可以兼爲李杜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兼爲風雅可以自爲聖可以自爲神不至爲李杜作使寧惟有功二家其于詩道豈曰小補之哉是説也少蘗亦本之李杜李之言曰興寄

深遠五言不如四言若七言靡矣況束于聲調俳優哉
杜戲為六絶句其末章意以遞相祖述未及前賢惟裁
僞體親風雅則轉益多師而得汝師夫李杜學詩必本
三百篇人安能舍三百篇學李杜少陵見及此宜其詩
駸駸李杜齊名也同參訂者姚君孟承從子伯臨皆名
下士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

五四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天祿

謄録監生臣李德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

錢塘 王琦 撰

叢說二百二十則

國朝能為歌詩者不少獨李太白為稱首蓋氣骨高舉不失頌咏風刺之道吳融禪月集序

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然今之業是者苟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

於江左即南朝矣或過為艷傷麗病者即南朝之罪人也吾唐來有業是者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讀之則神馳八極測之則心懷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者有李太白皮日休劉棗強碑文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闢門鏊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鵾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唐詩紀事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文獻通考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滄浪詩話

世傳杜甫詩天才也李白詩仙才也長吉詩鬼才也迃齋詩話

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絶白樂天人才絶李賀鬼才絶海錄碎事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

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句句皆合聖教徐而菴說

唐詩

嘗戲論唐人詩王維佛語孟浩然菩薩語李白飛仙語杜甫聖語李賀才鬼語居易錄

荆公云詩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老杜所

得也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漁隱叢話

李文叔云予嘗與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於辭令亦甚横自漢後千年唯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横者墨莊漫錄

李唐羣英唯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至於盧仝貫休輩效其嚬張籍皇甫湜輩學其步則怪且醜僵且仆矣珊瑚鉤詩話

雪浪齋日記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詩人玉屑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楊升菴外集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顧璘息園存稿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滄浪詩話

臞翁詩評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詩人玉屑

李太白詩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釋德洪跋蘇養直詩

李太白周覽四海名山大川一泉之旁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猨狖所家魚龍所宮往往遊焉故其為詩疎宕有奇氣孫覿送删定姪歸南安序

太白歌詩度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黃山谷文集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為尤皮日休郢州孟亭記

詩眼云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綺麗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麥熟人生不相見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

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漁隱叢話

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儌

選詩後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朱子語類

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李柳變少

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朱考亭跋病翁先生詩

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朱子語類

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

多用白紵故子美云俊逸鮑參軍盖有譏也漁隱叢話

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李夢陽章園餞會詩引

郭璞構思險怪而造語精圓李杜精奇處皆取此

謝靈運以險為主以自然為宗李杜深處多取此

六朝文氣衰緩惟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李杜筋骨取此陳繹曾詩譜

李太白詩逸態凌雲映照千載然時作齊梁間人體段畧不近渾厚西清詩話

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

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二篇合為一篇者朱子語類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各以其所能鳴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陳子昂懸文宗之正鵠李太白曜風雅之絕麟楊升菴四川總志序

陳子昂為海内文宗李太白為古今詩聖楊升菴周受菴詩選序

王荆公甞謂太白才高而識卑山谷又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之病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薾愚謂二公所言太白病處正在裏許古賦辯體

太白詩飄逸絶塵而傷於易學之者又不至玉川子是也猶有可觀者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謫仙比律不應從重又有崔顥者曾未豁達李老作黄鶴樓詩頗似上士遊山水而世俗云李白盖與徐凝一場決殺醉中聯為一笑蘇東坡集

周伯弜云言詩而本於唐非因於唐也自河梁而後詩之變至於唐而止也謫仙號為雄俊而法度最為森嚴况餘者乎趙宧光彈雅

潘禎應昌嘗言其父受子鄉先輩曰詩有五聲全備者少惟得宮聲者為最優蓋可以兼衆聲也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為宮韓退之之詩為角以此例之雖百家可知也懷麓堂詩話

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名授一拾遺而逺斥至死李

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人徒知李杜為詩人而已矣而不知其行之高識之卓也杜甫能知君故陷賊能自拔而從明肅於搶攘之中也李白能知人故陷賊而有救以能知郭汾陽於卒伍之中也草木子

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象山語錄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

其稱李杜若數端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薦士曰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書所引益六用之容齋四筆

子嘗論書以為鍾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至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

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葢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蘇東坡書黄子思詩集後

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黄以次諸家朱子語類

詩之極至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葢寡也滄浪詩話

李杜數公如金翅劈海香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閒耳滄浪詩話

李太白杜子美詩皆掣鯨手也余觀太白古風子美偶題二篇然後知二子之源流遠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則知李之所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則知杜之所得在騷韻語陽秋

作詩者陶冶萬物體會光景必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

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帝猶輕其舉止此豈由素習哉予以為少陵太白當險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高至于羅隱貫休得意於偏霸誇彫逞奇語欲高而意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也詩人玉屑

唐自李杜之出焜燿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序

詩之所以為詩所以歌咏性情者祇見三百篇耳秦漢之際騷賦始盛大抵怨誹煩寃從諛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蘇李贈答下逮建安後世之詩始立根柢簡靜高古不事夫辭猶有三代之遺風至潘陸顔謝則始事夫辭以及齊梁辭遂盛矣至李杜兼魏晉以追風雅尚辭以詠性情則後世詩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蘇李之初矣郝經與撖舉論詩書

唐人諸體之作與代終始而李杜為正宗虞伯生傳于礪詩序

詩之尊李杜文之尚韓歐此猶山之有泰華水之有江河無不仰止而取益焉

吳偉業與宋尚木論詩書

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餘無所閒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

相比擬秦漢以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謡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辭亦隨時間作至漢武賦柏梁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辭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羅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横槊賦詩故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

精清為高蓋吟寫性靈畱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遟至於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歴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之後文體之變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於子美盖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

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舊唐書杜甫傳

元微之作李杜優劣論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奥乎唐人未嘗有此論而稹始為之至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則不復為優劣矣洪慶善作韓文辯証著魏道輔之言謂退之此詩為微之作也微之雖不當自作優劣然指稹為愚兒豈退之之意乎竹坡詩話

予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議擬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

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言 黄山谷文集

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鬱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别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又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 滄浪詩話

杜甫李白以詩齊名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

長似未易以優劣也然杜詩思苦而語奇李詩思疾而語豪杜集中言李白詩處甚多如李白一斗詩百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之句似譏其太俊快李白論杜甫則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為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似譏其太愁肝腎也杜牧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觧合續鸞膠則杜甫詩唐朝已來一人而已豈白所能望耶 韻語陽秋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鎸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字譏其欠縝密也鶴林玉露

詩之豪者世稱李白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追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

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白樂天與元微之書

李杜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之説亦何補於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負王佐之才有意當世而骯髒不偶胷中所蘊一切寫之於詩趙次公杜工部草堂記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横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

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稱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饑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曰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鶴林玉露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為也藝圃折中

李杜詩雖齊名而器識迥不侔子美之言曰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用為羲和天道平用為水土地為厚其志意可知若太白所謂為君談笑靖胡沙又如調笑可以安儲皇此皆何等語也水東日記

清新俊逸子美嘗稱太白自謂不如也耶太白得古詩之奇放專效之者久則索然老杜以平實叙悲苦而備衆體是以平實無奇而得自在者也方以智通雅

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衆體而植綱常繫風化為多三百篇以後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傅若金清江集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為難語游俠

則白晝殺人不以為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

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蘇灤城集

唐以詩取士三百年中能詩者不啻千餘家專其美者獨李杜二人而已李頎不及止又一杜草木子

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滄浪並極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獨重子美宋人以為談柄近時楊用修為李左袒輕俊之士往往耳傳要其所得俱影響之間五言選體及七言歌行太白以氣為主以自然為宗以俊逸高暢為貴子美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以奇拔沉雄為貴

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飄飄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欷歔欲絶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傖父面目乃欲使之奪曹氏父子位耶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絶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絶皆變體間為之可耳不足多法也　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揚之則高華抑之則沉實有色有聲有氣有骨有味有

態濃淡深淺奇正開闔各極其則吾不能不服膺少陵也　青蓮擬古樂府而以已意已才發之尚沿六朝舊習不如少陵以時事創新題也少陵自是卓識惜不盡得本來面目耳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如無食無兒一婦人舉家鬭若欸及麻鞋見天子垢膩脚不韈之類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亦不必曲為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　太白五言沿洄漢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體周旋開寶獨絶句超然自得冠絶

古今子美五言北征述懷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已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體則脫棄陳規近體則兼該衆善此杜所獨長也　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李變化在調與辭杜變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矱易於錯綜近體有定規難於伸縮詞調超逸驟如駭耳索之易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繹之難盡此其微不同者也　以古詩為律詩其調

自高太白浩然所長儲侍御亦多此體以律詩為古詩其格易卑雖子美不免藝苑卮言

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體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

青蓮才之逸並駕陳王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擅勝二家第古風既乏温醇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無軒輊　少陵不效四言不倣離騷不用樂府舊題自是此老胸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往往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皐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出六朝古拙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籌也胡應麟詩藪

四明沈明臣嘉則嘗言今人多稱李杜率無定品余謂李如春草秋波無不可愛然注目易盡耳至如老杜如

堪輿中然太山喬岳長河巨海纖草穠花怪松古栢惠
風微波嚴霜烈日何所不有吾當李則雁行當杜則北
面闕者驚愕

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
或亦謂有抑揚云文獻通考

舒王以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歐陽永叔編為四家詩
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曉其意舒王嘗曰太白詞
語迅快無疎脫處其識汚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

耳 冷齋夜話

荊公論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疎脫處然其識汚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於詩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之其識不高耶歐陽公文字寓興高遠多喜為風月閒適之語葢效太白為之故東坡作歐陽公集序亦云

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捫虱新話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未熟者妄立此論耳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杯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

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劒長揖韓荆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但以其辭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老學菴筆記

鍾山語録云荆公次第四家詩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詩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識見汚下十首九説婦人與酒然其材豪俊亦可取也王定國聞見録云黄

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韓歐高於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乗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詩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乃以太白下韓歐而不可破也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為第一太白為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

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閒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醖籍若貴介公子者盖其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奧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為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謂甫期白太過反為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漁隱叢話

介甫選四家之詩第其質文以為先後之序余謂子美詩閎深典麗集諸家之大成永叔詩溫潤藻豔有廊廟富貴之器退之詩雄厚雅健毅然不可屈太白詩豪邁清逸飄然有淩雲之志皆詩傑也其先後固自有次第

誦其詩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乃知心聲之發言志咏情得於自然不可以勉強到也 李綱讀四家詩選序

子美之詩非無文也而質勝文永叔之詩非無質也而文勝質退之之詩質而無文太白之詩文而無質介甫選四家詩而次第之其序如此 李綱書四家詩選後

王荆公以杜詩後來莫繼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無乃太遠子美憐君如弟兄之句正可為二家詩評耳或謂杜稱李太過反為所誚不然也斗酒百篇遺逸多

矣韓退之詩已有泰山毫芒之慨當時相贈答者可盡見耶太白雖天仙之才豈無心人黃鶴樓推崔顥不啻已出乃輕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於庾鮑為輕之又不然庾鮑豈可易者耶丈人齊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為古今美談後人乃以浮薄意妄測前賢耳方弘靜千一錄

五言長篇自古樂府焦仲卿而下繼者絕少唐初亦不多見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意曲折隊仗森嚴人皆雕飭乎語言

我則直露其肺腑人皆專犯乎忌諱我則回護其褒貶此少陵所長也太白次之 唐詩品彙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消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閲苦楚都于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得少陵年譜看 江盈科雪濤詩評

李杜齊名古今不敢軒輊予謂太白才由天縱故能以

其高敵子美之大至論其胎骨則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之目李確不可易豈與攀屈宋而駕曹劉者可同日論哉黃生白山杜詩說

李白詩祖風騷宗漢魏下至鮑照徐庾亦時用之善掉弄造出奇怪驚動心目忽然撇出妙入無聲其詩家之仙者乎格高於杜變化不及陳繹曾詩譜

杜子美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

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或謂杜萬景皆實李萬景皆虛乃右實而左虛遂謂李杜優劣在虛實之間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有實實有虛而實有實而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畫馬行諸作神清橫逸直將播弄三才鼓鑄群品安在其萬景皆實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慷慨沉着安在其萬景皆虛 晉緯真文集

太白詩宗風騷薄聲律開口成文揮翰霧散似天仙之詞而樂府詩連類引義尤多諷興為近古所未有迄今稱詩者推曰與少陵為兩大家曰李杜莫能軒輕云李詩通

鍾山語錄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擇之好句亦自有數李白雖無深意大體俊逸無䟽謬處漁隱叢話

歐公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絶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甞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恱子美所不可

曉然於李白甚賞愛將由李白超趠飛揚為感動也

唐世詩稱李杜文章稱韓柳今杜詩語及太白處無論數十篇而太白未嘗有與杜子美詩只有飯顆一篇意頗輕甚論者謂以此可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横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但雷同稱述其實

李杜韓柳豈無優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捫虱新話）

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放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揚升菴外集）

楊誠齋云李太白之詩列子之御風也杜少陵之詩靈均之東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與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與宋則東坡似太白山谷似少陵

徐仲車云太白之詩神鷹瞥漢少陵之詩駿馬絕塵二公之評意同而語亦相近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

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楊升菴外集

工部老而或失於俚趙宋籍為軿幪翰林逸而或流於滑朔元拾為香草　歌行李飄逸而失之輕率杜沉雄而失之粗硬選家辨其兩短斯為得之詩辨坻

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陶閒虞說杜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

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畱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顦顇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所謂貴賤結

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峰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踪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所謂雙燕復雙燕雙飛令人羨玉樓珠閣不獨棲金窓繡戶長相見　韻語陽秋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絶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猶未工陳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予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葢嘗得法於此耳李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却憶謝元

畢與子美同意陳傳良記陳仲孚問語

予嘗評諸家之作李太白最高而微短於韻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

古樂府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白用其意衍為楊叛兒歌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情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畱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古樂府朝見黄牛暮見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李白則云三朝見

黄牛三暮行太遟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古樂府云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則云郎今欲渡縁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古樂府云春風復多情吹我羅裳開李反其意云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古人謂李詩出自樂府古選信矣其楊叛兒一篇即暫出白門前之鄭箋也因其拈用而古樂府之意益顯其妙益見如李光弼將子儀軍旗幟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語信口無非妙道豈生吞義山拆洗杜詩者比乎故其贈杜甫詩有飯顆

山前之句葢譏其拘束也 楊升菴外集

太白古樂府杳冥惝恍縱横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

太白樂府 藝苑卮言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跡風雅蜀道難遠别離

等篇出鬼入神惝恍莫測兵車行新婚别等作述情陳

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毫釐溫李欲以

巧勝所謂謬以千里 詩藪

樂府體不尚論宗而叙事故每以緩失之故杜少陵無

樂府也太白篇什雖繁而自放者多矣然有出乎唐人之上者似晉雜曲而清雋過之天寶生才豈易言哉吾定古唐諸樂府攷其正變則其人與世可知矣而獨於太白猶低徊三復云李詩緯

太白愠於羣小乃放還山而縱酒以浪游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怨生於情而情每於兒女間為切切焉讀者勿以辭害意可矣李詩緯

詩至開元天寶間神秀聲律粲然大備李翰林天才縱

逸軼蕩人羣上薄曹劉下該沈鮑其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絶倒況其下乎唐詩品彙

唐五言古詩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陳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繼之太白又繼之感寓古風諸篇可追嗣宗咏懷景陽雜詩王阮亭五言詩選凡例

唐五言詩杜甫沉鬱多出變調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然李詩有古調有唐調要須分别觀之居易録

新城阮亭王先生五言詩選於漢取全於魏晉以下遞

嚴而遮有所錄而猶不廢夫齊梁陳隋之作者於唐僅得五人曰陳子昂張九齡李白韋應物柳宗元葢以齊梁陳隋之詩雖遠於古尚不失為古詩之餘派唐賢風氣自為畛域成其為唐人之詩而已而五人者其力足以存古詩於唐詩之中則以其類合之明其變而不失於古云爾 姜宸英阮亭選五言古詩序

七言古詩要鋪叙要開合要風度要迢遞險怪雄峻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

一波復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奇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范德機詩評）

盛唐工七言古調者多張皇氣勢陟頓始終綜覈子古今博大其文辭則李杜尚矣（唐詩品彙）

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於知音為明主所愛重此豈淺材者徼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所蘊非

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皐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謡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並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餘子瑣瑣矣 唐詩品彙

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 李攀龍選唐詩序

七言古初唐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為大家　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沈宋稍汰

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　歌行至唐大暢王楊四子宛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　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電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筋脉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多近行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

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闔闢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而盡於歌行　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詩藪

七言歌行唐代盧駱組壯沈宋軒華高岑豪激而近質李杜迂佚而好變元白迤邐而詳盡温李朦朧而綺密陳其格律校其高下各有尚詣不容班雜　太白天縱逸才落筆驚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

掃地欲盡矣詩辨坻

開元大歴諸作者七言為盛王李高岑四家篇什尤多李太白馳騁筆力自成一家大抵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為創獲王阮亭七言詩歌行鈔

七言古詩惟杜甫横絶古今同時大匠無敢抗行李白岑參二家别出機杼語羞雷仝亦稱奇特居易錄

盛唐五言律句之妙李翰林氣象雄逸唐詩品彚

太白恥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中

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集中五言仄律亦多十一錄
青蓮五言律自流水法外頗近正始不似子美達夫諸
公創體迥異昔觀詩辨坻
吾讀五言律一體知唐人反正之功為多云靡麗如南
五季文敝甚矣文質彬彬唐人有之向使唐人無所取
裁其不流為宋元末尚也幾希然或失之矜持蓋從齊
梁而變也若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情深而詞顯又
出乎自然要其旨趣所歸開鬱宣滯特於風騷為近焉

李詩緯

畢忠吉曰予觀唐三百年以二律並稱擅長者獨子美一人供奉長於五而短於七碎錦圖杜詩註解序

李白古風六十首富於子昂之感遇儉於嗣宗之咏懷其詩宗風騷薄聲律故終身作七言近體僅八首而已

陸生口諸　按陽冰詩序謂太白著述十喪其九當時翰林應制之作集賢倡和之章所作七言近體今皆不見大抵亡失者多耳陸氏謂其終身所作僅只集中所存之八首誤矣

李杜為有唐宗匠而子美不長於文太白不長於七律

故集中厥體遂少 柴虎臣家誡

五言排律開元後作者為盛聲律之備獨王右丞李翰林為多而孟襄陽高渤海輩實相與並鳴 唐詩品彙

讀盛唐排律太白輕爽雄麗如明堂黼黻冠蓋輝煌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閎深如涉崑崙泛溟渤千峰羅列萬彙汪洋 詩藪

排律宋沈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 詩藪

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 楊升菴外集

絶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李維楨

五七言絶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絶唱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藝苑卮言

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絶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為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于美恰與兩公同時又與太白同遊乃恣其崛強之性頽然自放獨成一家

可謂巧於用拙長於用短精於用粗婉於用戇者也盧世㴶紫房餘論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絶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逺欲求風雅之倆佛者莫如絶句唐人之所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若也擅長則王江寜驂乗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於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絶體汨則儒生之書袋而乏性情故觀

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譏焉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効之惑矣　楊升菴唐絕增奇序

盛唐長五言絕而不長七言絕者孟浩然也長七言絕而不長五言絕者高達夫也五七言各極其工者太白五七言俱無所解者少陵也　少陵太白七言律絕獨出詞場然少陵律多險拗太白絕間率露大家故宜有此　杜之律李之絕皆天授神詣然杜以律為絕如窓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等句本七律壯語而

以為絶句則斷錦裂繒類也李以絶為律如十月呉山曉梅花落敬亭等句本五言絶句而以為律詩則駢拇枝指類也　古人作詩各成巳調未嘗互相師襲以太白之才就聲律即不能為杜何至遽減嘉州以少陵之才攻絶句即不能為李詎謂不若摩詰彼自有不可磨滅者無事更屑屑也詩藪

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得而言之斯

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葢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嘗以太白為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觴神入化為盛德之至者也屈紹隆粵遊雜咏序

小樂府之遺唐人裁為絕句體之流變葢微有辨焉惟李白所製猶得其遺篇什雖簡而如入思婦勞人之心何婉曲可諷耶濟南李氏曰李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葢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

而工者顧夫馬至哉言乎自唐以來能為詩者多矣其詞與理未始不璀璨焉然而觀止矣予讀李白詩想見其心如入天際渺乎莫從其所之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予於李詩亦云李詩緯

丁龍友曰李白樂府本晉三調雜曲其絶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至其氣槩揮斥迴飈掣電且令人縹緲天際此殆天授非人力也李詩緯

五言絶句開元後李白王維尤勝諸人唐詩品彙

五言絶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為擅場宋牧仲漫堂説詩

五言絶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徐而菴説唐詩

五言絶句李太白氣體高妙王阮亭唐人萬首絶句選凡例

七言絶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唐詩品彙

七言絶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藝苑卮言

七言絕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大槩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詩藪

龍標隴西真七絕當家足稱聯璧焦弱侯詩評

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漫堂說詩

七言絕起忌矜勢太白多直抒旨趣兩言後只用溢思作波掉唱嘆有餘響拙手往往按排起法欲留佳思在後作好首既嚼蠟後十四字中地窄而舞拙意滿而詞滯詩辯坻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朱子語類

古風第四十四首不言棄絶但言恩畢斯得怨而不怒之意欲言難言而又不能無言將何為三字無限深情嚴滄浪評

朱文公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鶴林玉露

李太白遠别離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李鷹師友記聞

遠别離篇最有楚人風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使人一唱三嘆而有遺音至於收淚謳吟又足以興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豈虛也哉兹太白所以為不可及也范德

文章如精金美玉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今觀昔人所選雖互有得失至其盡善盡美則所謂鳳凰芝草人人皆以為瑞閱數千百年經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如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秋興諸將咏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終日誦之不厭也懷麓堂詩話

古律詩各有音節然皆限於字數求之不難惟樂府長短句初無定數最難調疊然亦有自然之聲古所謂聲

依永者謂有長短之節非徒永也故隨其長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則不足以為樂若往復諷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之於心而發之乎聲則雖千變萬化如珠之走盤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遠别離杜子美桃竹杖皆極其操縱曷嘗按古人聲調而和順委曲乃如此固初學所未到然學而未至於是亦未可與言詩也懷麓堂詩話

太白公無渡河乃從堯禹治水說起迂擬有致然筆墨

率肆無足取焉蜀道難等篇亦然開後人惡道詩辨坻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至如蜀道難等篇可謂奇之又奇自騷以還鮮有此體調也河岳英靈集

李太白作蜀道難乃為房杜危之也其畧曰劍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非人化為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李翰林作此歌朝右聞之疑嚴武有劉馬之志雲溪友議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也太平廣記

蜀道難或曰作於天寶初或曰作於天寶末二說皆出於後世以意逆之曰此為房杜危之也陸暢去白未遠作蜀道易以美韋臯傳之當時而蜀道難之詞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其意必有所屬房杜之說蓋近之矣南部新書

嚴武傳武為劍南節度使房琯以故相為部内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韋臯傳天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陸暢更為蜀道易以美韋臯撫言云太白自蜀至京以新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人豈非太白星精耶然則蜀道難之作久矣非為房杜也唐詩紀事

嚴武傳李白作蜀道難者乃為房杜危之也此宋人穿

鑿之論其說又見韋皐傳葢因陸暢之蜀道易而造為之耳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塗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元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山迴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後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日知錄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篇同吾嘗謂作古詩長篇須讀莊子史記子美歌行純學史

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　徐而菴說唐詩

李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或欲把芙蓉而躡太清或欲挾兩龍而淩倒影或欲留玉舄而上蓬山或欲折若木而遊八極或欲結交王子晉或欲高揖衛叔卿或欲借白鹿於赤松或欲飡金光於安期豈非因賀季真有謫仙之目而因為是以信其說耶抑身不用鬱鬱不得志而思高舉遠引耶嘗覯其所作梁父吟首言釣叟遇文王又言酒徒遇高祖卒自

嘆巳之不遇有云我欲攀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閶門戶尚不可入則太清倒影豈易凌躡乎太白忤楊妃而去國所謂玉女起風雨者乃怨懟妃子之詞也韻語陽秋

黃雲城邊烏欲棲邊一作南聲調便惡此用字陰陽之殊趙宧光彈雅

漢魏詩多不可點所以為好者其氣象自不同耳李詩

好處亦難點點之則全篇有所不可擇焉若烏棲曲與烏夜啼可謂精金粹玉矣（范德機評）

國初人有作九言者謂昨夜西風擺落千林梢渡頭小艇捲入寒塘坳以為可備一體不知九言起於高貴鄉公鮑明遠沈休文亦有此體唐人則李太白蜀道難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迴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又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

死亦足此九言之最妙者詩有十字成句者太白黄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又有十一字成句者杜詩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李詩紫皇乃賜白兎所擣之藥方韋應物詩一百二十鳳凰羅列含明珠若坡公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似可讀作兩句矣懷麓堂詩話

揚子雲長楊賦西壓月𡼏古窟字東震日域服虔註以為日月所生恐非李太白詩天馬來出月支窟月窟即指

月支之國日域指日逐單于也葢借日月字以形容威伏四夷之遠耳太白妙得其解矣楊升菴外集

王彦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巳意子於李杜見之顔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云晝洗須騰涇渭深夕移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云雞鳴刷燕晡秣越葢皆用顔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信哉楊升菴外集

容言李杜詩中說馬如相馬經有能過之者乎僕曰毛

詩過之曰六經固不可擬然亦未嘗仔細說馬態相行步也僕曰願熟讀之兩驂如舞此馹語所謂花蹹羊蹄行也兩驂如手此馹語所謂熟使喚也思之便覺走過掣電傾城知與神行電邁躡恍惚為難騎耳許彦周詩話

東坡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删去必當有說朱子語類

蔡寛夫詩話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詩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詩句為例議論鋒出甚有獅子跳擲毒龍

顧尾等勢覽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賈島輩謂之賈島格而於李杜詩不少假借李白女媧戲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目曰調笑格以為調笑之資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闌干更上處結締坐來重目為病格以為言語突兀聲勢蹇澀此豈韓退之所謂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耶漁隱叢話

李太白北風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髮三千丈其句可謂豪矣奈無此理何漁隱叢話

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咏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咏俠欲有聞於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邵氏聞見後錄

呂氏童蒙訓云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

中流鵜鸛鳴之類皆氣葢一世學者能熟味之自然不
褊淺矣（漁隱叢話）
李太白詩過人其生平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帷
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也（蘇灤城集）
詩言窮則盡意褻則醜韻軟則庳杜少陵麗人行李太
白楊叛兒一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陸時雍詩評）
李太白荆州歌有漢謠之風　唐人詩可入漢魏樂府
者惟太白此首及張文昌白鼉謠李長吉鄴城謠三首

而止杜子美却無一篇可入此格楊升菴外集

太白白頭吟二首頗有優劣其一葢初本也天仙之才不廢討潤何必不加點令人落筆便刋布縱云揮珠無怪多纇耳丹鉛十一錄

閨裏佳人年十餘頻有四傑風格差逸宕耳要之此等是太白佳作詩辨坻

太白集中少年行只有數句類太白其他皆淺近浮俗決非太白所作必誤入也滄浪詩話

六一居士曰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爭唱白銅鞮此常語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發所以驚千古者固不在此乎漁隱叢話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觴白眼望青天用二天字韻蘇晉長齋繡佛前又皎如玉樹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

長安市上酒家眠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
態曲綴瓜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
韻李太白襄陽歌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
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盧山謠影落前湖青黛光
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
長用兩長字韻韓退之李花詩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
不御慙其花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
兩花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舊

鐃聲從此甞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閭里故依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為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用兩為字韻子美太白退之於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耶邵氏聞見後錄

絶句字少意多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氣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嘆咏其贈汪倫非必其詩之佳要見古人風致如此范德機評

太白橫江辭六首章雖分局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句後五首編入七言絕句首尾衡決殊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亦分作二處予特正之凡古人詩歌不可分類以此楊升菴外集

東坡送人守嘉州古詩其中云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上兩句全是李謫仙詩故繼之以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之句此格本出於李謫仙其詩云解道澄江

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葢澄江淨如練即元暉全句也後人襲用此格愈變愈工漁隱叢話

金沙集有公取古詩一條謂始於太白未必也任華贈白詩已用海風吹不斷及雲垂大鵬飛等句則知彼時作此格者葢多矣彈雅

元宗棄國出奔太白乃盛稱蜀中之美西巡果盛事乎猗嗟譏莊而贊其藝剮笄刺宣而美其容太白雖為亡國諱而亡國之耻正在言表唐汝詢唐詩解

沈雲卿詩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原於王逸少語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清溪山詩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而語益工胡元任評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韻語陽秋

詩用涙字若沾衣沾裳之類不為剽竊然亦有出奇者

潘岳涕泗應情隕杜子美近淚無乾土李太白淚盡日南珠劉禹錫巴人淚應猿聲落賈島淚落故山遠孟雲卿至哀反無淚謝榛四溟山人集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鞾為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容簧言又云妲巳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

食其在旁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螮蝀作昏遜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淫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不然則飛燕在朝陽之句何足深怨也容齋隨筆

宋之問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語意皆殊調亦不類高下則差足雁行宋又有夜絃響松月朝楫弄苔泉李有蘿月挂朝鏡松風鳴夜絃詞意皆同李直出數丈彈雅

李白跌宕不羈鍾情於花酒風月則有矣而肯自縛於枯禪則知淡泊之味賢於膾炙遠矣白始學於白眉空得大地了徹鏡迴旋寄輪風之旨中謁太山君得冥機發天光獨照謝世氛之旨晚見道崖則此心豁然更無凝滯矣所謂啟開八窓牖託宿掣雷霆又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悶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邃韻語陽秋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叙

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

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柳亭詩話

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論詩者謂只一出字

便是去雕飾也餘冬序錄

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云

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

杜覿到詩云侍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

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

去髙飛恨久隂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羮滔

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

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劔

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

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是也韻語陽秋

梁虞騫詩落暉散長足細雨織斜文太白亦用其字曰

日足森海嶠然其驚人泣鬼所謂自鑄偉辭前無古人

者乎楊升菴外集

太白楊花落盡與樂天殘燈無燄體同題類而風趣高早自覺天壤　詩辯坻

曹植怨詩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懷徐幹詩將心寄明月流影入君懷太白詩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兼裁其意撰成奇語　梅禹金

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愈遠若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能復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於吳姬壓酒勸客嘗壓字他人亦難及

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漁隱叢話

金陵酒肆留別山谷云此乃真太白妙處而須溪云終是太白語別子許須溪知言云詩辨坻

李太白詩風吹柳花滿店香温庭筠咏柳詩香隨靜婉歌塵起影伴嬌娆舞袖垂傳奇詩莫唱踏陽春令人離

腸結即行久不歸柳自飄香雪其實柳花亦有微香詩人之言非誣也　柳花之香非太白不能道竹之香非子美不能道楊升菴外集

太白詩吳姬壓酒喚客嘗説者以為工在壓字不知吳人方言至酒家有旋壓酒子相待之語雲麓漫抄

李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如武夫之對韻士而胡元瑞云二詩甚類予謂字面則同句意懸絶彈雅

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叙事然髙者尚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爲元白濫觴李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雄辭藻加富耳 詩藪

太白詩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對景懷人意味深永少陵詩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亦是寫景贈别而語意淺短杜詩佳處固多此等句法却不如李 仇蒼柱杜詩詳註

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山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以彼仙才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嘐嘐古人是自絆而

希千里也千一錄

詩貴意意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濃而近者易識淡而遠者難知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轉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王摩詰反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皆淡而愈濃近而愈遠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懷麓堂詩話

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與太白如天落雲錦句法同

太白五言如菖蒲花紫茸及登華不注峯與此句皆奇

崛異常揚升菴外集

世多言李太白以醉入水捉月溺死此談者好奇之過太白對月能作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之句意氣原本自超出宇宙對影三人雖醉豈復狂惑至此玉澗雜書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胸衿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鶴林玉露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此詩之妙不待贊前句云不見後句云不知讀之不覺其複此二不字決不可易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詩取其流暢不似後人之拘拘耳楊升菴絶句衍義

宋之問所得駱氏靈隱警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李太白天台曉望詩門標赤城霞樓棲滄島月最相似文翔鳳雲夢藥溪談

吟咏瀑水衆矣大抵比况耳未有得於所見鑿空下語為興詩者太白獨曰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氣象雄傑古今絶唱王阮亭蠶尾集

李白鸚鵡洲詩調既迅急而多複字兼離唐韻當是五言古詩耳詩辨坻

七言絶句初唐風調未諧開元天寶諸名家無美不備李白王昌齡尤為擅場昔李滄溟推秦時明月漢時關一首壓卷余以為未允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朝雨

李白之朝辭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黄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絶句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王阮亭唐人萬首絶句選凡例

盛弘之荆州記狀巫峽江水之迅云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乗奔御風不以疾也杜子美詩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猨聲啼不盡扁舟已過萬重山雖全用盛弘之語而優劣自别今人謂李杜不

可以優劣論此語亦太憒憒楊升菴外集

盛弘之荆州記云白帝至江陵一千二百里春水盛時行舟朝發夕至雲飛鳥逝不是過也太白述之為韻語驚風雨而泣鬼神矣楊升菴絕句衍義

越中覽古詩前三句賦昔日豪華之盛末一句咏今日淒涼之景大抵唐人弔古之作多以今昔盛衰搆意而從橫變化存乎體裁　此與韓退之遊曲江寄白舍人詩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千花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元微之劉阮天

台詩芙蓉脂肉綠雲鬟圖畫樓臺金碧山千樹桃花萬年藥不知何事憶人間皆以落句轉合有抑揚有開合此格唐詩中亦不多得教子發

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樹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嘗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如羚羊挂角無跡可求畫家所謂逸品是也王阮亭分甘餘話

寧國府志載胡安定先生石壁詩一首其序曰余嘗覽李翰林題涇川汪倫别業二章其詞俊逸欲屬和之今十月自新安歷旌德而仙尉曾公望同遊石壁葢勝境也奇峰對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傳聞新建汪公所居不遠掩映溪岫𡻕類於此且欲尋訪迫暮不獲因思旌川即涇川接境也而幽勝過之汪公亦倫之别派也而儒雅勝之豈可使諷詠不及於古乎輒成一首題於汪公屋壁雖不及藻飾佳境比肩英流庶俾譪

仙之詩不獨專美其詩曰李白好溪山浩蕩涇川遊題詩汪氏壁聲動桃花洲英辭逸無繼爾來三百秋云云按太白本集詩題祗云過汪氏別業而此序乃云題涇川汪倫別業先生非妄言者又去唐時未遠當必有據

詩五平五仄句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顔延年詩獨静晹偶語陰蟲先秋聞李太白詩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孟東野詩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餘冬序錄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懷有句云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

髮潘佑獨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萬象成虛宇子愛二子吐辭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狀合而書之聊為已用

漁隱叢話

今人作詩多忌重疊右丞早朝妙絕古今猶未免五用衣冠之論太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水聲飛泉樹松桃竹語皆犯重吁古人言外求佳今人於句中求隙去之遠矣

唐詩解

太白詩斗酒渭城邉爐頭耐醉眠乃岑參之詩誤入塞

上曲驑馬新跨白玉鞍乃王昌齡之詩亦誤入昌齡本有二篇前篇乃秦時明月漢時關也滄浪詩話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迴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此太白寓宣州懷西蜀故鄉之作也太白為蜀人見於劉全白誌銘曾南豐集序楊遂故宅記及自叙書不一而足此詩又一証也近日吾鄉一士夫為山東人作詩序云太白非蜀人乃山東人也予以前所引證詰之答曰且謟山東人祈緯楔資何暇核實

楊升菴外集

哭宣城善釀紀叟予家古本作夜臺無李白此句絶妙不但齊一生死又且雄視幽明矣昧者改為夜臺無曉日夜臺自無曉日又與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醫也 楊升菴外集

小曲有咸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樂詞四首獨欠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寶釵空乃云是張泌所為莫知孰是 夢溪筆談

李太白集注卷三十四